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I / 193 / 62
ASIAN COLLECTION

麟經摘珠胡傳删卷六

魯宣公上

元年

晉趙盾帥師救陳

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則刑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文陳公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禮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數上聲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

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將去聲並同遠去聲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郯音淡

心不偏不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若怨必釋惟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

世之不知治其本者已矣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令而卽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爲前定者未足効信而釋疑又將歃血固結之爾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八年

城平陽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

○書時也懼晉故也

九年

九月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討不睦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庄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十年

楚子莊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此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無以傳爲案者也

宣公下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必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晉師救鄭經既不書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之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按邲之役六卿並在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者也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

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盟志同欲也楚既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强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

十有四年

晉侯伐鄭

爲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讐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 文 及楚人 莊 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釋怨解紛功亦大矣何以貶也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爲非人臣之義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横見侵逼非有

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

初稅畝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惟恐公田之不善也世道衰徵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十有七年

己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

道斷音短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

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麟經摘珠胡傳删卷七

成公上

元年

無氷

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獻羔而趣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氷皆與焉此亦燮調燮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靡淩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雨雹氷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二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齊師侵魯而以衛主此戰何也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于新築故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雖侵魯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請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取汶陽田

汶陽本魯田也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四年

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見僑如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同蟲牢之歃邦交人道之大倫也

冬城鄆 鄆音運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于用民力鄆雖城何益

哉

五年

仲孫蔑如宋

見僑如侵宋傳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即其報禮見和好之情

六年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見下僑如侵宋傳

公孫嬰齊如齊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主下侵宋傳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魯衛與宋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此師晉命也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

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舜于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朱邾子定杞伯桓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以美之

言救則楚罷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
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
諸侯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
矣故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八年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
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主楚棄析公長岸傳
策士奇才爲敵國用

九年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

莒子朱杞伯桓同盟于蒲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信在言前若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於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陋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

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其守國非歟曰城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寧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有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靈邾人定同盟于戚

主遇重傳子臧辭國爲己亂之道○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晉侯厲執曹伯成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其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身傷為重也當是時晉之捷也亦幸爲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而盟之

公如晉

主陳逃傳晉君方明○朝嗣君也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踰

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桓來朝

借陳逃傳晉君方明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爲婚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邾子宣

齊
靈崔杼同盟于虛朾　朾他丁反
諸侯同心謀救宋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宋人辭
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
會葬

麟經摘珠胡傳刪卷八

襄公上

元年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平 衛甯殖 獻 曹人 成 莒人 犂比 邾人 宣 滕人 成 薛人圍宋彭城

非宋地追書也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鄫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降平聲 爲去聲

秋楚子壬夫帥師侵宋

見上伐鄭次鄫傳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楚子辛救鄭使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于宋

二年

鄭師成伐宋

楚令也○見貞伐鄭傳用强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理法自守而比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

晉師悼宋師平衛獻寗殖侵鄭

主大棘傳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衆稱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鄭伯卒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成

邾人 宣 于戚

主陳逃傳八卿和睦○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鄭

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岩險聞于天下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鑿斯池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守也其聖人以待襄世之意耶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夢

主楚棄析公長岸傳策士奇不爲敵國用○楚子
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止○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巫臣奔晉請使于吳晉侯許之乃通吳于晉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樗敕居反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孟獻子相公稽
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

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自是
望敢不稽首

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

見納幣傳志和音雅與之知樂○穆叔如晉報知
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
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
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
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
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
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
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
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

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年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冬戍陳

伯主勤防患之役而與國不可背也子辛駐師獻子囿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己致行禮之憂○見陳逃傳上二年諸侯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戍之于事無之時救之于被兵之日書戍書救以善晉之勤義也見陳之不可背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之故以救陳致

七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于鄬鄬音委又音爲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主陳逃傳楚令尸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見陳之不可背也

八年

鄭人簡侵蔡獲蔡公子燮

冬楚公子共貞帥師伐鄭

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

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
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悉
蔡獲公子燮楚無故怒楚所爲不脩文德而有武功
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
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爲以晉楚之争鄭
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
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
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
以待强者而請
盟其能國乎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人君在君君
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

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
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

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
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靈光伐鄭簡十
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音羲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
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餱粮歸老幼居
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
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共伐鄭簡

見盟戲傳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不戰之謀

○子駟及楚平同謀于中分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 又音逼）

見戰郯傳一將權○偪陽楚與國爲吳入中國之要衝滅偪陽通吳晉往來之路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爲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接孟氏）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接以與向戌）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鄹）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
徇于軍三日一以接諸侯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
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其何貺如之若耑賜臣
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
其何罪大焉乃予宋公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

世子光靈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駕之一加兵于鄭所以致外而敝之也
主盟戲傳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師于牛首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㠯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㠯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扼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聖人旣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

主盟戲傳楚輒救之而不與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見楚鄭伐宋傳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此不信所自來矣○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于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師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靈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駕之二繼用敝外之謀得善勝之道矣○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

門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蒲落反

楚子鄭伯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叛也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踰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悼公三駕之三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鄭東門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不謂其不可信也而蕭魚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德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楚人共執鄭行人良霄

主蕭魚傳楚不能與之爭善謀有以屈之也○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十有二年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夏士魴來聘且拜師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公如晉

主蕭魚傳楚不能與之爭○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著楚之無能爲也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主公在楚傳志其安外
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冬城防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書時也于時將早成臧武
請俟畢農事防在齊南近于莒城防以備莒莒陰
與齊合亦
以備齊

十有四年

秋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也楚子爲庸浦
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
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至遇

主救邢傳書所至以罪其怯見聖人仁天下之情也○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立剽故齊來伐

十有六年

叔老會鄭伯簡晉平荀偃衛殤甯殖宋人平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鄭伯之師齊子帥師會荀偃次于域林伐許次于函氏○鄭非主兵也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義君臣之分而已

冬叔孫豹如晉

主戰紀傳下告方伯其必有伸之者矣內臣倚禮見爲國之忠○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閒恐無及也○不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社稷而使魯及爭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德惡疾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也齊環背盟棄好數伐鄰國諸侯所共惡疾故同
心而圍之也致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
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 沮在魯呂反
抑强暴之意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同圍齊
之諸侯也諸侯不序前因後凡也經予諸侯圍齊
故故盟無褒貶
而其詞乎

公至自伐齊

見上同圍
齊傳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子游爲武城宰即此魯于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使弗去制梃以撻鄭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于强齊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禪

齊成故也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誣也哉

二十有三年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見救邢傳救而不速救之則書所次以罪之其慢見聖人仁天下之情也○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魯命豹帥師救之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大矣

齊侯 莊 襲莒

主鄭人伐衛傳輕行而掩之曰襲以志其事實征伐天子之大權今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于倚怨乎○爲莒同圍齊故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肱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莒
人行成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主澶淵傳見穆叔之良○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
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
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悼伐鄭
主蕭魚傳楚兵再至鄭而無功晉伯推誠之効〇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
鄭楚子自
棘澤還

二十有五年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主忽奔傳子產馳詞執禮以當晉卓然有以自主
何待大國之助乎〇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
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
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以

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祈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主忽奔傳〇鄭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承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

祥乃受之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二十有六年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

主蕭魚傳楚兵三至鄭而無功○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釁不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二十有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公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傾矣爲之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
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
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
偪遠而不携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
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之見舞韶
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
若有他樂吾
不敢請已

麟經摘珠胡傳刪卷九

昭公上

元年

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公子(郟敖)圍齊(景)國弱宋(平)向戌衛(襄)齊惡陳(哀)公子招蔡(靈)公孫歸生鄭(簡)罕虎許(悼)人曹(武)人于虢(招音韶)

此陳侯之弟招也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

爲本故每書
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
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
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
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
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
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
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
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
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
不辟難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社稷可

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
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其不曰伐莒取
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韓宣子來聘且
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叔公聘于晉報
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臣之成之
祿也敢辱大館叔何曰子叔弓知禮哉吾聞之曰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
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愼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八年

叔弓如晉

主平丘傳晉成虒祁諸侯朝于晉者皆有貳心○
賀虒祁也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締搆雕琢之
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
晉弗慮圖惟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可謂志卑矣

九年　春叔公會楚子（靈）于陳

楚公子棄疾滅陳使穿封戍爲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凡外災告則書今楚以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侯何以書于魯策乎叔弓與楚子會于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其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以爲存陳其得其旨矣

冬築郎囿

主舍至傳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强臣○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爲用速成其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有一年

仲孫貜會邾子莊盟于祲祥祲子僞反又七林反

主執意如傳令魯與邾通好見邾許之不可信〇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自邾倚齊屢致兵于魯魯藉晉力兩執邾子又取其田齊晉既睦邾君來朝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頃韓起齊景國弱宋華亥元衛靈北宮佗鄭簡罕虎曹人武杞人平于厥慭

楚師在蔡晉荀吳曰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患也春秋以怨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昭公下

十有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

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
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
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以
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封蔡及陳不稱復
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
歸也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
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
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
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制春秋為後法則其義
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故書法如此為
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先王之治難矣

十有七年

秋郯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爲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幸官制猶存要得天子

慕古流連之心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玆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

六月鄅子入鄅 鄅音禹又音矩

見下伐鄅傳

十有九年

春宋公元伐邾莊

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籍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

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彝典罰及弗嗣賞延于世之意也

昭公下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間

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今魯國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主舍至傳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强國宣周制却邾夷之坐去兵衆削韓宣子之謀是不爲威惕也安霸旅止申豐之貨取冠法絶韓獻子之求是不爲利疚也○魯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弥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乃

弗與范宣子求貸於叔孫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孫叔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二十有四年

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可矣故舍至自晉特以姓

氏書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二十有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郳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　父音甫

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且戍人將納王矣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則勤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有友邦冢君克脩厥德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

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
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麟經摘珠胡傳删卷十

定公上

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
懷鄭伯獻許男隱曹伯莒子郊公邾子隱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京國夏于召陵侵楚
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請師
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
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
晉文之功徧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

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爲于僞反　暴蒲卜反　還音旋下並同

冬十月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也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闔廬子胥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

横去聲　易以豉反　樂音洛

五年

於越入吴

吴在楚也○見入吴傳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吴在柏舉之後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八年

公會晉定師于瓦

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

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林之會而言趙盾

而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

衆專主兵權之意春秋

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定公下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立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

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與爲相息亮反諜素報反好呼報反偪彼力反與音預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獨書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此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揚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矣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衆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濟子禮反　相息亮反　從才用反

忘音　息浪反　處上聲

十有二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音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冨不過百乘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三卿越禮各固其城陪臣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

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諸侯大夫謹各於
禮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
句音劬　頎音祈　數色角反

哀公上

七年

夏公會吳夫差于鄫

主殺三卿傳談笑郤敵子貢執禮以當强見賢者
之有益于人國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
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爲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　隱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　隱　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恃强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以其君來此天下之惡也何以不諱乎聖人道隂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去能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去起呂反操倉刀反

八年　哀公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闡尺善反

齊人歸讙及闡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封境自安矣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悛音銓 去起呂反下同

十有一年

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伐我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亦書伐我何也師之老壯在曲直曲

直在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讙及闡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直在齊矣魯人何名也會吳伐之也故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冉求帥左師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冉有爲季氏將與齊兎戰克之康子曰子與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主入吳傳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主戰韓大棘
二傳克慱至贏吳囙罪矣舍玉聞金齊囙正乎主
客罪均也書伐書及五帥見辱太史歸元將囙重
矣革車八百甲首三千師獨輕乎師將分等也書
敗書獲○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慱至于贏
齊國書將中軍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
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
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戰于艾陵大敗
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
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未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者不宜用也

公會吳夫差于橐皐

主殺三卿傳談笑郤敵○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命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茍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景皇瑗于鄖鄖音云

主殺三卿傳談笑郤敵○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理衰道微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矣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